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雜記甲集卷十四五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魏淳曜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雜記甲集卷十四

宋 李心傳 撰

財賦一

國初至紹熙天下歲收數

國朝混一之初天下歲入緡錢千六百餘萬太宗皇帝以為極盛兩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餘萬緡嘉祐間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餘萬緡

其外月增歲廣至熙豐間合苗役易税等錢所入乃至六千餘萬元祐之初除其苛急歲入尚四千八百餘萬渡江之初東南歲入不滿千萬淳熙末遂增六千五百三十餘萬令東南歲入之數獨上供錢二百萬緡此祖宗之正賦也其六百六十餘萬緡號經制蓋呂元誼在戸部時復之七百八十餘萬緡號總制蓋孟富文秉政創之四百餘萬緡號月椿錢蓋朱藏一當國時取之自經制以下錢皆增賦合茶鹽酒筭坑冶榷貨糴本和買之

入又四千四百九十餘萬緡宜民力之困矣

景祐慶歷紹興淳熙鹽酒稅絹數

景祐中天下歲收商稅錢四百五十餘萬緡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緡鹽課三百五十五萬餘緡和買絹二百萬匹

慶歷中商稅錢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緡酒課一千七百一十餘萬緡鹽課七百一十五萬餘緡和買絹三百萬匹

紹興末東南及四川酒課一千四百餘萬緡鹽課二千一百餘萬緡折帛絹三百餘萬匹

淳熙中臨安府城内外及諸縣一年共收税錢一百二萬緡已當景祐四分之一

兩浙歲入數

祖宗盛時兩浙歲入錢三百三十餘萬緡而鹽酒茶税十居其八郡國支計皆在其間時以為承錢氏横斂之政故賦入視他路已厚淳熙末兩浙歲輸左内藏庫錢

至千二百萬緡浙東四百二十八萬浙西七百五十餘萬而茶鹽之利𨽻于朝廷者不與焉

東南折帛錢

東南折帛錢者張本于建炎而加重于紹興祖宗時民戶夏秋輸錢米而已未以絹折也咸平三年度支計殿前諸軍及府界色人春冬衣一應布帛之數計百數始令諸路曹司將出產地土應輸布帛諸州軍于夏秋稅輸錢帛物料輦運上京自此始以秋錢米料而于夏折

綿絹料輸之聞諸父老川陜四路大抵以稅錢三百文折絹料一匹此乃咸平之實直也又有所謂和買絹者而祥符九年内帑災乃發錙下三司預市紬絹是時青齊間絹直八百紬六百官給錢率增二百民甚便之寶元後西邊用兵國用頗屈于是改給鹽七分錢三分至崇寧三年改鈔法則鹽不復支而所謂三分本錢州縣亦無從出矣建炎初苗劉作亂兩浙轉運副使王宗言本路上供和買紬絹每歲為一百七十餘萬匹乞令民

戶每匹折納錢二千朱藏一為相許之東南折帛錢蓋自此始三年三月壬辰紹興二年秦檜為相呂元直督軍於外戶部請諸路上供絲帛並半折錢如兩浙例又許之二年五月甲申是時行都月費錢百餘萬緡財無所從出四年梁汝嘉在戶部乃令民輸帛每匹納錢四千或六千紬以十分為率二分折四千八分折六千絹以十分為率折納五分其二分折四千三分折六千折帛錢自此愈重四年十一月甲午九年復河南赦遂減折帛錢匹一千九年正月丙戌其後又增之十七年始詔兩浙絹紬匹減作七千

和買六千半綿每兩四百江東紬絹每匹六千綿每兩三百時東南諸路歲起三十九萬匹浙東上供八萬淮衣福衣八千浙西上供九萬二千淮衣萬六千江東上供九萬淮衣福衣二萬七千江西上供五萬二千淮衣福衣五千湖北上供三百皆有奇絹二百六十六萬匹浙東三萬六千淮衣福衣五萬三千天申大禮八千浙西上供八萬一千淮衣福衣十三萬八千天申大禮萬匹江東上供四十萬六千淮衣福衣十三萬九千天申大禮八千江西上供三十萬五千淮衣福衣六萬七千天申大禮八千以上皆有奇淮東天申大禮四萬九百五十淮西天申大禮三千七百湖南天申大禮四百廣東天申大禮四千六百廣西天申大禮六千五百綾羅絁三萬餘匹浙西綾八千七百婺州羅二萬湖南平絁三千其淮衣福衣

天申大禮與綾羅紬總五十二萬匹有奇皆起正色其他絹紬二百五十六萬餘匹約折錢一千七百餘萬緡而綿不與焉

兩川畸零絹估錢

兩川畸零絹估錢者本三路綱也方承平時東西兩川每歲於二稅及和買畸零絹内起正色絹三十萬匹應副陜西京西河東支遣謂之三路綱建炎三年張魏公出使川陜改理估錢以給軍食西川每匹至為錢十

一千東川每匹十千紹興二十五年鍾世明奉詔裕民每匹減一千二十五年七月丙辰二十五年蕭德起為帥又減一千二十七年三月甲申其後節次減免今猶輸七千或七千有半紹熙末楊侍郎輔總計又權減一千至今為例兩路見額裏絹估錢二百餘萬實理錢一百七十餘萬

四川上供絹紬綾綿綺

四川上供絹紬七萬四千匹西路天申大禮絹一萬三千東路上供一萬一千天申大禮萬六百夔路上供絹二萬二千紬一百三十天申大禮七千利路天申大禮絹八千三百綾三

萬四千餘匹（東川二萬六千三百西川七千八百）綿錦綺一千八百餘匹段（成都路）皆正色也

兩川激賞絹

兩川激賞絹者於建炎四年宣撫處置使度量宜於四川民户勸諭令其等第輸納以助給賞凡三十三萬餘匹俟邊事寧息即罷不為永例自後不復減紹興十六年鄭亨仲為宣撫副使始利路絹二萬匹（十二月戊戌）二十年鍾郎中奉詔裕民復減夔路絹九千餘匹淮東西二

川獨存至今遂為常賦舊例皆理正色紹熙末楊嗣勳總計每匹但取估錢引三千民甚便之慶元中司農少卿河間榷安節總計又榷減一千令以為例凡兩川激賞絹三千萬匹實理緡錢六十萬焉

兩川綿估錢

兩川綿估錢者舊例上三等戶皆理正色而下戶每兩估錢半千所以優之也楊嗣勳總計始令當輸正色者每兩估錢引二分而舊輸錢者如故是上戶反輕下戶

反重矣至今猶然其他紬絲綾凡舊本三路正色綱視此而輸其直

四川布估錢

四川布估錢者始天聖中薛田帥蜀於成都府卭蜀彭漢州永康軍產麻六郡歲市官布每匹給錢三百以起上供及三路綱運是時價值頗優民樂與官為市至熙寧間物已貴於是每匹增價至四百然始以等配率及軍興以來遂改理估錢以贍大軍每匹至為錢三千後

節次減免至慶元初每匹猶理二千或一千七百三年
袁起巖為帥與諸司議每年減其半制置司成都府抱
五萬緡總領所三千萬緡轉運司五萬緡每年春正月
乞降度牒百五十下制司抱納九月癸亥以聞令四川
布估錢實理緡錢六十五萬緡

廣西布錢

廣西折布錢者舊有之獨桂昭二州歲産布九萬二千
二百有奇每匹折錢五百緡與五年張魏公為都督每

匹增至一千五百文二十年駱彬為廣西提刑還奏減三之一上悅從之擢彬直秘閣二十年正月丙午令實理緡錢九萬

總論國朝鹽筴

國朝鹽筴舊有三路解鹽行于關中東北鹽行于東西畿甸東南鹽行于江淮東南鹽者通泰煎海也舊為江湖六路漕計蔡京為政始行鈔法取其錢以贍中都自是淮浙之鹽則官給亭戶本錢諸州置倉許商人買鈔

筭請閩廣鹽則官撇官賣以助歲計其後亦行鈔法然罷復不常舊淮鹽息錢歲八百餘萬緡紹興初纔三十五萬緡而已以後朝廷益修其政至紹興末年東南歲産鹽二萬七千八百十六萬斤浙西路臨安平江嘉興三府凡一百十三萬七千一百四十五石六斗七升七勺東路紹興慶元府温台州凡八十四萬八千二百八十三石九升二勺淮東路通泰楚三州凡二百六十八萬三千七百十一石六斗二升五合廣東路廣惠南恩州凡三十三萬一千六十石三斗四升廣西路廉髙欽化雷五州凡二十三萬一千六百八十九石福建路福泉漳三州興化軍凡二千六百五十九萬九千四百十五斤十三兩六錢自福建外每五十斤為一石淮

浙鹽六石為一袋鈔錢十有八千紹興四年正月增三千九月以入納遲罷之今六路十二州收息錢約一千九百二十餘萬紹興中東產鹽每年二萬七千三百七十餘斤

淮浙鹽

淮浙鹽額最多者泰州歲產鹽一百六十一萬石嘉興八十一萬石通州七十八萬石慶元三十九萬石淮浙鹽一場十竈每竈晝夜煎鹽六盤一盤三百斤兩淳熙末議者謂總轄甲頭權制亭竈懼其赴愬縱令私煎

且如一日雨乃妄作三日申若一季之間十日雨則一場私煎三十六萬斤矣而又有所謂鑊子鹽亭戸小大一竈之下無二十家家皆有鑊一家通夜一鑊煎岀得鹽六十斤丁竈二百家以季計之則鑊子鹽又百餘萬斤矣一場之數而如此則諸路可知也十三年九月已未遂罷總轄令亭戸自請本錢焉

廣鹽

廣鹽舊從官賣建炎四年春以淮鹽道不通戸部侍郎

葉芬乞通鬻廣鹽于諸路侍郎髙衛因請即處州権貨務鬻南廣鹽鈔二十萬緡以供行宫之用許之四年正月辛亥未幾即止是時恩州未有鹽紹興初以鹹土生發如権田一頃二十四畒置竈二十七歲産七十萬有竒元年二月壬子後收浄息錢三萬餘緡九年罷官賣鹽許通商于嶺外其錢助鄂州養兵之費十二年冬議者以欽州鹹土生發歲産鹽三十餘萬斤商人不通請復官賣許之十月辛巳已而廣東轉運判官范正國亦言本路上供及經費

皆仰于鹽息錢客鈔既行遂或闕乏請得官賣如廣西不許自後廣西官賣之法又改為鈔法乾道四年罷鹽鈔令漕司自認鈔錢嶺南極以為患淳熙初張欽夫為帥始與漕臣詹體仁叶議立為定額價直且條上之邕州官賣鹽每斤百錢二人既去漕臣趙公瀚增其六十欽州歲賣鹽千斛公瀚五增之六年秋侍御史江溥以為言上黜公瀚遂詔閩廣發賣鹽自有舊額及定直自今毋得擅有增添九月癸未九年上命奉議郎胡廷直奉

使嶺南詳議鹽法廷直言運以鈔法為便詔罷官賣復通商九年十月己未擢廷直太府寺丞十二月壬寅尋出提舉廣南東路常平茶鹽同措置廣西鹽事使行其法明年春降詔諭二廣官吏以更法之故十年正月己未夏又廵湖廣廣西轉運判官兼提舉鹽事同措置廣東鹽事四月己酉胡本詹體仁所薦體仁時為吏部侍郎即命知靜江府四月庚戌其後又置都提舉廣南鹽事一員俾掌其政淳熙末體仁坐改法不當抵罪如是官搬如故焉

福建鹽

福建鹽自祖宗以來漕司官搬官賣歲産鹽一千一百萬斤收課錢四十萬建炎末以淮鹽不通權改鈔法未幾與廣鹽皆罷之四年四月辛巳第令漕司歲認鈔錢二十萬緡赴行在紹興中閩鹽既增倍朝廷以其多羡息十二年又增鈔錢十萬緡正月辛亥時漕司悉貯鹽于海倉令上四州取而鬻之以供歲用後吏縁為姦鹽惡不可售即按籍而繳號口食鹽不理貧民無一免者人甚苦之民

多私鬻以給養而官亦不問二十六年湯中丞鵬舉以為言詔提刑崇安吴逵覈實七月甲子逵遂約郡縣歲費除二税所入外即分鹽綱補之凡上四郡歲搬千有六百萬斤視舊直損其三毋得敷於民户舊漕司取增鹽錢提舉司吏禄錢皆損三之一增鹽錢每斤二十八文令損其九吏禄錢每斤一十三分文令損又率漕二司毋得鬻鹽以侵州縣上悉許之七年三月庚申由是力稍寛然郡邑無以供百費且繁非漕司之便故衆論揺之朝廷遂從吴守𣈶命諸司相度更定

其令諸司請運鹽如逵數而增其直官司鹽直止減一分漕司鹽本錢每斤為二十五錢上命輔臣計之會提舉常平官張汝楨奏行鈔法陳樞密誠之言於上曰閩中山溪之險細民冒法私販禁之不可恐不盡請鈔則課入愈虧上是之乃減鈔錢十萬十一月癸亥自此漕司及州縣稍舒不復仰售於民矣乾道初陳正獻劉忠肅公在二府有言福建鹽弊者詔戶部侍郎沈度陳彌作相度二人請量減鈔錢之半歲令漕司於八州增鹽錢及樁錢留鹽本錢內那融十

一萬緡起發四年春遂減鈔錢十五萬弟令漕司抱七萬緡以充上供於是宿弊稍去忠肅與三公皆閩人云

四年正月壬辰罷鹽錢

蜀鹽

蜀鹽自祖宗以來皆民間自煮之歲輸課利錢銀絹總為八十萬緡紹興二年秋趙應祥總計始變鹽法盡榷之倣蔡京東南東北鈔鹽條約置合同場以稽其出入每斤納引錢二十五土産稅及增添約九錢四分所過

稅七分除稅一錢有半每引別輸提勘錢六千其後又增貼納等錢凡四處二十州四千九百餘井歲産鹽約六千餘萬斤引法初行每百斤為一担又許增十斤勿算以優之其後遞增至四百餘萬緡休兵後數減之今猶存三百餘萬始趙應祥立榷法也令商人入錢請引井戸但如額煑鹽赴官輸土産稅而已然鹹脉盈縮不常久之井戸月額不敷則官但以虛鈔付之而收其算引法由是壞井戸既為商人所要因增其斤量以予之

每担增至有六十斤者又有逃廢絶没之井許人增其額以承認小民利於得井每界遞增鹽課益多遂不可售而引息土産之輸無所從出由是刎縊相尋公私皆病紹熙三年夏趙子直爲吏部尚書奏言趙開鹽法最爲精密今井戸多鑿私井務以斤重多寡相高故鹽日多價日賤而其法大壞乞下總領所參照舊法施行從之時楊嗣勲總計因是遣官覈去虚額棧閉助筒二千有奇申嚴合同場舊法禁斤量之踰格者而重私販之罪

直由是頓昂嘉泰二年陳郎中㷳總計又盡除官井所增之額焉自慶元後州縣及井戶稍舒而民始有鹽矣

蜀中官鹽

蜀中之官鹽有隆州之仙井邛州之蒲井江之心井大寧富順之井監西河南州之鹽官長寧軍之淯井皆大井也若榮等十七州民間所煎則皆卓筒小井而已其用力甚難惟大寧之井鹹泉出于山竇間有垂瀑民間分而引之又有彭山之瑞應井其味近硝得隆榮鹵餅

雜煎然後成鹽元豐崇寧兩處嘗禁止以食者多病故也紹興末總領弛其禁隆簡嘉榮之人病其侵射商販因代輸課息而行栈閉令謂之石脚錢然彭山之民私煎如故仙井歲産鹽二百餘萬斤隸轉運司蒲江亞之隸總領所大寧鹽二百五十餘萬斤歲取其四分一百三萬七十餘斤計值九萬餘緡亦隸總領所每斤舊為三百紹興十七年宣司減五十二十二年辛酉又減二十錢淯井四十餘萬斤歲取其羸五萬餘緡為軍食之用舊額四十九萬二百斤取撥錢引四萬八千八百五道五百七十文應副總所紹興

十六年實產鹽四萬一千九百四十斤內三萬三千六百斤犒設七千八百斤贍學三萬斤鍋本外餘三十四萬七千九百斤每斤二百五十文計七萬七千三百十九貫五百文而本軍計應用二萬三千八十七貫八百十二文餘折官價錢引三萬七千六百八十三引而已每歲大料二萬三千餘緡漕司施其半尚虧一萬一千餘緡二十二年十二月乃悉除之鹽官歲產鹽計羨緡錢三萬為利州錢監鑄本云然官鹽多惡雜不可食往往仰售于民州郡弟令其贏無能正之者

解鹽

解池鹽今隸金中置解鹽使以掌之池周百里開畦灌

水遇風即成不假人力故味厚而直廉邊人多盜販者往往十百為羣遇巡尉出邏則踏開生路以避之有司亦不敢問第逐護之出境而已今邊上雜行鹽官鹽其鹽官歲課七十餘萬斤半為官吏柴茆之費半鬻於西河成鳳州歲得錢七萬緡為鑄錢之本紹興十五年始鹽多地狹人甚苦之紹興二十九年秋詔減其直之半九月丙戌令每斤猶為二百云

礬 白礬青膽黃膽

礬國朝舊制晉相礬行河北京畿淮南礬行於東南九路令獨無為軍崑山場為盛歲額白礬六十萬觔租額一百二十萬觔紹興十四年始有此額韶州岑水場十萬斤信州鈆山場青膽黃礬無定額其法自權貨務給引赴場許客人算請每百為一大引輸引錢十二千頭子市利雇人工墨錢二百七十六又許二十觔勿算以優之五十觔為中引三十觔為小引錢及加貨以是為差三十年以商販利薄減為十千六月戊午十四年又增一千十一月丙寅崑山礬則

民間自煮官置場買納紹興初每觔本錢十三文至二十文十四年十一月增為三十文歲收息錢四萬緡有奇二十九年閏六月以四萬二千五百八十五文為額鈆山礬則官自煎以十分為率四分充工本六分赴榷貨務焉

總論東南茶法

東南茶舊法官買官賣天禧三年合六榷貨務十三處山場所收茶錢十二萬緡除買茶本錢外止有息錢三萬緡而已六榷貨務乃荊南府漢陽軍蘄州蘄口無為軍直州海州也天聖中稍改

其法歲所得亦不過數十萬緡人多盜販抵罪上下苦之嘉祐中韓魏公當國遂弛其禁但收茶租凈利錢三十三萬八千餘緡時以為便元豐後榷輦致都下即汴流水磨官自鬻之政和初蔡京欲盡籠天下錢實中都乃剏引法即汴京置都茶場印賣茶引許商人赴官算請就園戶市茶赴所在合同場秤發歲收息錢至四百餘萬緡建炎渡江不改其法至紹興末年東南十路六十州二百四十二縣歲產茶一千五百九十餘萬斤浙東

紹興慶元府溫台衢婺處州八萬三千二十一斤三兩浙西臨安平江府湖嚴常州共四百四十八萬四千五百斤十二兩江東寧國府徽饒池信太平州南康廣德軍共三百七十五萬九千一百二十九斤十四兩江西隆興府贛吉袁撫江筠建昌興國臨江南安軍共四百四十五萬三千一百九十七斤十四兩四錢湖南路衡潭永邵全郴桂陽武昌軍共一百十三萬五千三百四十八斤七兩湖北江陵常德府澧辰沅歸峽鄂岳州荊門軍凡九十萬五千七百四十一斤十四兩福建路建寧府福汀南劍州邵武軍共九十八萬一千六百六十九斤半淮西廬蘄舒州安豐軍共一萬九千三百五十八斤一兩廣東南雄循州二千六百斤廣西靜江府融潯賓照鬱林州共八萬九千七百九十六斤六兩已上總計茶一千五百九十一萬四千三百七十九斤十兩四錢係紹興三十二年數

收鈔錢二百七十餘萬淳熙初歲收四百二十萬

江茶

江茶在東南草茶内最為上品歲產一百四十六萬斤其茶行於東南諸路士大夫貴之隆興亦產茶二百二十八萬斤臨安二百九十萬斤嚴州二百十二萬斤徽州二百十萬斤寧國一百十二萬斤潭州一百三萬斤其他皆不登此數目江南產茶既盛民多盜販數百為羣稍詰之則起而為盜淳熙二年茶寇賴文政反於湖北轉入湖南江西侵犯廣東官軍數為所敗辛棄疾幼

安時江西提刑督諸軍討捕命屬吏黃倬錢之望誘致既而殺之江州都統制皇甫倜因招降其黨隷中軍令東南茶皆自榷場轉入金中亦有私渡於遼海而去者雖嚴為譏禁而終不免於透漏焉

建茶

建茶歲產九十五萬斤其為團胯者號為茶臘久為人所貴舊制歲貢片茶二十一萬斤建炎二年葉儂之亂園丁亡散遂罷之紹興四年明堂始命市五萬斤為大

禮賞五年都督府請如舊額發赴建康召商人持往淮北撿察福建財用章傑以片茶為市請市末茶許之轉運司言其不經久乃止而官給長引許商販渡淮十二年六月興榷場遂取為場本九月禁私販官盡榷之上京之餘許通商官收息三倍又詔私載建茶入海者斬此五年正月辛未詔旨 議者因請鬻建茶於臨安十月移茶事司於建州專一買發十三年閏月以失陷引錢復令通商令上供龍鳳及京鋌茶歲額視承平纔半蓋高宗以錫

賚既少懼傷民力故裁損其數云

蜀茶

蜀茶舊無榷禁熙寧間始令官買官賣置提舉司以專榷收之政每歲收課三十萬李稷為提舉增至五十萬緡其後歲益多至百緡久之不能數其數而蜀人以為病建炎初趙應祥為提都漕司上言榷茶買馬五害請用嘉祐故事罷榷茶仍令漕司買馬或未能然亦當痛減額以蘇園戶輕立價以惠行商如此則私販少而盜

賊息矣朝廷然之擢應祥同主管川陜買馬三年十一月應祥至官遂大更茶法官買官賣茶法罷倣蔡京都茶場法印給茶引使商人即園戶市茶置合同場以譏其出入重私商之禁其法每斤引錢春七十夏五十市利頭子在外所過征一錢住征一錢五分每百斤勿筭自後引息錢乃復至一百五萬緡紹興後提舉官又旋增引錢至十四年每引收十二道三百文比應祥初立法又增一倍於是茶司一年遂收二百萬而買馬之數

不復加多故當此時茶馬之富甲於天下也以其歲剩者上供他司不問也自乾道末青羌作亂茶司為之增長細馬名色等錢約三十萬淳熙六年以後又屢減園戶重額錢歲約十六萬至紹興初楊嗣勳為使遂定以為例焉紹熙元年減今成都府利州路二十三處茶塲歲産二千一百二萬斤一千六百十七萬係成都府路九州軍凡二十塲四百八十四萬係利州路二州三塲通博馬物帛歲收錢約二百四十九萬三千餘緡川茶司歲收一百七十八萬有奇秦口茶司歲收十八萬有奇川秦兩馬司歲收諸州博馬物帛并雜貨

收錢共五十二萬有奇朝廷歲撥其一百十三萬緡隷總領所贍軍宣撫司先取撥四十萬紹興二十五年七月其裕民所又增撥七十三萬然茶馬司率多難之乾道以後歲撥或止一二十萬緡至淳熙十年遂以五十萬緡為準蓋茶司自言歲用二百四十六萬餘緡以為比收有剩錢二萬餘緡故也然川秦八場額市馬一萬二千九百九十四匹而比歲所市未嘗及焉則其言蓋未足憑而歲剩之緡可以坐計矣自元豐以來茶事官榷出諸司之上淳熙十四年議者請令置制司

檢點奏可後亦不果行舊博馬皆以粗茶乾道末趙彥博為提舉始以細茶遣之今雅州徼外夷人亦有即山種茶者由是綱茶遂為夷人所賤然蜀茶之細其品視南方已下惟廣漢之趙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芽雅安之蒙頂土人亦自珍之但所産甚微非江建之比也

夔州茶

夔路自祖宗以來不榷茶政和中有司請賣引者議以

民吏不便罷之紹興中韓球美成同提舉茶馬始榷忠達州茶即夔合廣安置合同塲歲收以八萬斤為額然商人以利薄不通但以引錢敷民間耳民甚苦之二十七年冬忠守董如敏以為言事下茶馬司時許覺民侍郎為主管官不肯蠲乃止後三年王瞻叔以漕副攝事遂除之先是美成在茶司盡取園戶加饒之茶為正額有一塲而增至二十萬斤者（韓以十七年十二月領茶事十九年五月移夔）民知輸官不補所得於是起為私販二十六年六月秘書

省正字張震真甫以為言遂命茶司裁損今茶場每百斤加饒率過半若茶官稍加裁抑而販者遂轉而之他宜量減引錢而禁其搭帶又因地之遠近不同而稍為低昂之則庶乎其可矣

東南酒課

東南酒課之入自祖宗時悉以入舊州慶歷二年秋祠部員外郎王琪始請增價以其錢上京自後提舉司學事司經制司發運司各因事增添然多不過每斤增七

八錢少止一二錢而止建炎四年冬每斤始驟增錢二十四謂之軍期錢自是總制司都督府又遞增之迄紹興六年春浙路出煮酒每斤共增一百十五錢而官始為困矣時煑酒每斤百三十錢為率大與祖宗時每斤十五錢其坊場課利者自開寶九年冬詔承買以三年為限期仍戒當職官吏毋得信任小民一時貪利妄增課額此祖宗之仁政也大中祥符元年春始有實封投狀給賣價於商人令之而民亦困矣熙寧以後坊場錢又盡入於常平司紹興元

年又命槪增五分輸戸部二十七年後其販𨋫者復弛之惟長沙一城無酒禁蓋劇盜反為税酒之法人更安之故不復改也舊兩浙坊場有一千三百三十四所每歲收浄利錢八十四萬緡至是合江浙荆湖人戸𢬵買坊場纔有一百二十七萬緡而已蓋販客𨋫者之故也是時行在戸部乃贍軍於東南中三庫并殿司酒坊七十五所歲收息錢亦有一百三十萬緡諸路酒課約有五百餘萬緡蓋自軍興以來諸帥擅榷酤之利朝廷所

仰者茶鹽耳紹興二十六年正月始詔諸軍採買場務令常平司拘收城郭酒店令總領所拘收二十一年二月楊存中罷趙殿巖密代為帥又上軍中及私家所買酒坊於戶部由是縣官始得佐其經費至乾道間行在有七酒庫日售錢萬緡每歲收錢一百四十萬息錢一百六十萬麴錢二萬而歲額之外羨餘獻於内帑者又二十萬其後加增至五十萬緡遂為數云

四川酒課

四川酒課在建炎中合官民之入總為緡錢百四十萬三年十月張魏公為宣撫使承制以趙應祥總領財賦應祥啇曰蜀民已困惟榷酒尚有贏餘遂大變酒法自成都始令罷公帑賣供給酒即舊採買坊場所置隔釀設官主之民賴釀者米一斛輸錢二千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於是歲課遞增至六十九萬餘緡凡隔槽四百所場店不與焉然法之始行聽民就務分槽醖賣官計所入之本而收其課行之旣久醖賣虧欠則責入米之

家認定月額不復糴其米而第取其錢民始以為病二十六年二月知滎州安仁費廷直入對為上言之上謂輔臣曰此張浚趙開以軍興財匱濟一時之急耳今休兵既久内外無事自當更改遂命總漕司措置時湯待郎允恭總計言若改為官監應用米本至多無從應副王瞻叔為潼州漕獨請罷三州官監隅漕二百三十餘毋許拨買省官吏冗食以便民明年詔許之其後拨買又改為官監今四川酒課屢減之餘猶為緡錢四百一

十餘萬

夔路酒

夔路自祖宗以來亦不榷酒趙應祥為大漕建炎四年始榷之舊一路塲店一百四所應祥增為六百餘所歲收錢四萬三千九百餘引紹興十六年鄭亨仲為宣撫副使奏除之

建炎雜記甲集卷十四

建炎雜記甲集卷十五

宋 李心傳 撰

財賦二

常平苗役之制 耆戸長雇錢

常平苗役之政自熙寧始建炎初遂罷之其二年冬呂元直葉少藴張達明孫仲益在從班奉詔討論常平法元直等以為此法不宜廢如免役坊場亦可行惟青苗

當罷上曰青苗斂散永勿施行遂罷諸路主管官追還耀本紹興八年冬李泰發參政復為上言常平法本於漢耿壽昌豈可以王安石而廢之九年遂復提舉官使掌其政然自軍興後常平漕往往撥以贍軍無復如曩時之封樁矣免役錢自熙寧以來已有寛剩之數建炎元年既增射士六月乙亥議者恐費不給明年夏乃詔官戶役錢勿復減半而民戶役錢槩增三分五月庚戌三年復減之趙直閣善養議詔品官子孫名田減父祖之半餘同

編戶差役其詭名寄産皆并之三月丁丑乾道二年李侍郎若川復請令官戶全納役錢二月辛未上初不可既而卒行其年六月耆戶長雇錢者舊以免役錢給之建炎四年廣西漕司請罷戶長而用熙豐法每三十戶遂料輸甲頭催租八月辛未紹興初遂盡取其庸錢隷提刑司元年五月戊午既而以差甲首不便者五乃不復行而耆戶長雇錢因不復給五年詔其錢分季起發赴行在正月壬戌後遂為總制窠名焉

義倉

義倉創始於慶歷元年其法令民上三等每稅米二斗輸一升以備水旱後亦廢熙寧初神宗嘗欲復之會王介甫主青苗因爲上言人有餘粟藏之於家何害而顧乃使之輸官非良法也乃止二年七月熙寧末王尚書古爲司農簿奏復行之仍聽就縣倉輸自是義倉入縣倉矣十年九月元豐八年又罷之紹聖初復立然議者謂義倉當留諸鄉以備水旱可也今併入縣倉悉爲官吏移用後

又命上三等戶輸郡倉轉充軍倉或資他用故凶年無以救民之死失古立法之意矣紹興末趙郡王令服在戶部言州縣義倉多陳腐請歲以三之一出陳易新又請水旱傷災檢放不及七分即許賑濟沈守約丞相持不可上獨許之二十八年九月乙酉明年浙西提舉呂廣問言諸道常平義倉名存實無請遣使核實除其虛數禁其移用二十九年六月壬寅遂命司農寺丞韓元龍往浙西覈實得糴米錢六十餘萬緡詔別行收糴令成都一路義倉歲額

二萬七百斛有奇除賑給貧丐人外所餘無幾紹興五年高平續為提舉遂刷本道義倉錢及金銀總為七萬五千餘緡別除米於彭漢蜀三州以備糴濟饑慶元六年宣城孟論為提舉又欲取本道抵當本錢六十餘萬緡以市義倉米朝廷不從近歲制置司又有廣會倉乃丘宗卿所創凡為米三十餘萬石制司自掌之凶歲頗資用惟閬中魏元履處士朱元晦先生嘗置於里社每歲以待鄉民至冬而取有司不與焉今若以義倉米置

倉於鄉社令鄉人之有行誼者掌之則合先王之遺意矣

經制錢

經制錢者宣和末鄭亨仲資政所剏也時方臘初平用度百出徽宗命亨仲以發運兼經制使亨仲乃創比較酒務及頭子錢頭子錢者唐德宗除陌錢之法也五代國初亦取之以供州用其數甚鮮康定元年始令其數申省不得擅支政和四年又令給納係省錢物每貫收五文

及亨仲為經制遂令凡公家出納每千收二十三文共可供十三州縣及漕計支用而已所謂經制錢者其始行東南後又行之京東西河北歲入錢數百萬緡靖康初廢建炎二年冬上在維揚四方貢賦不能如期至行在戶部尚書呂元直翰林學士葉少緼乃請復之於是先取鈔旁定帖錢命提刑司掌之仍禁不得擅用十月壬戌三年冬遂命東南八路提刑司收五色經制錢赴行在一權茶酒錢二量添賣糟錢三增添田宅牙錢四官員

等請受頭子錢五樓店務添收三分房錢十月戊戌紹興十七年二月又增頭子錢十三文充經制迄今東南經制錢歲入凡六百六十餘萬緡而四川不與焉凡公家出納每千經總二制共五十六錢視宣和時過倍

總制錢

總制錢紹興初孟富文參政所創也五年春高宗在平江命富文提領措置財用富文請以總制司為名專察内外官司隱漏遺欠從之閏三月己丑於是首增頭子錢三

十文四月乙未其十五文充經制窠名七文充總制窠名六文提轉兩司二文公使支用旣又請收耆戸長庸錢抵當四分息錢轉運司移用錢勘合朱墨錢常平司七分錢四月癸亥人戸合零就整二稅錢免役一分寬剩錢官戸不減半民戸增三分役錢四月辛未常平司五分頭子錢八月己酉並令諸州通判諸路提刑催充總制至十一年浙東一路收總制錢一百八十九萬總諸路准此乾道元年十月又增頭子錢每貫十三文充總制是時戸部歲入視

其出關七百萬緡故有增頭子錢及官户不減半役錢之令蓋補經費也時虞并父當國有趙咨者獻言所在吏禄皆除頭子錢而京百官獨否除之歲可得七十萬并父命都司計之僅二十四萬緡以其不多而止時六年四月也至嘉泰初除四川外東南諸州額理經制錢七百八十餘萬

經總制錢額 廣西經總制銀

經總制錢舊法守貳通掌而隸提刑司李朝正為户部

侍郎建炎始屬通判一歲所入一千一百二十萬緡其後復命知通同掌無歲不虧於是議者乃復請委通判事既行諸道因請以紹興十九年所入為準時汪明遠為侍御史上疏言財賦所出當究源流是年經界初行民輸隱漏之税蓋是適然當取十年間酌中之數為額上可之然今東南諸路經總制錢歲收千四百四十餘萬緡又多於朝廷在户部之額三百萬矣乾道初孝宗嘗諭洪景伯丞相曰祖宗時財賦無經總制錢朕他時用度

有餘即令民間免輸納然其所入浩大迄不容免也舊廣西經總制銀皆随税均取於民民甚以為患紹興二十六年二月高宗用知雷州趙伯桯言下詔禁止云十六年專委通判後五年知通同掌

四川經息錢

四川經總制錢額理五百四十餘萬緡其一百三十一萬緡贍軍一百三十四萬緡應副湖廣總領所一百六十九萬緡上供六萬餘緡諸郡支用光宗受禪蠲湖廣

三年錢四百餘萬緡對減鹽酒重額錢即此錢也然四路憲司歲撥湖廣錢實止六十萬緡故減之今後三年乃下而每歲所減通總司抱認亦財九十萬緡迄今遂為永例

田契錢 王瞻叔括契本末

田契錢者亦隷經總制司舊民間典買田宅則輸之為州用嘉祐末始定令每千輸四十錢五年二月宣和經制增為六十四年六月靖康初罷建炎三年復之紹興總制遂增

為百錢五年四月後以其三十五錢為經制窠名三十二錢半為總制窠名三十二錢半為州用十七年四月乾道末曾懷在戶部又奏取州用之半入總制焉七年七月先已詔牙稅外每千收勘合錢十文紹興五年三月後又增三文並充總制窠名十七年四月而牙稅勘合之外每千文收五十六文分隸諸司大率民間市田百千輸於官者十千七百有奇而請買契紙賄賂吏胥之費不與由是人都憚費隱不告官謂之白契紹興三十一年軍興王瞻叔為四川總

領乃括民間白契稅錢以贍軍十一月丁酉報可遣官置司會三年飛申之籍許人告沒三之一以其半給告者嫁資移囑隱其直者視隣田估之雖產去券存者皆倍收其賦細民墓地亦首納筴錢於是除威茂珍州長寧軍關外四州不括外他三十三郡共得錢四百六十八萬緡成都等二十四州未見數明年沈德和為制置使首以蜀中括契錢不便為言而議者亦譏其歛怨乃下詔自登極赦前傾帶白契者悉蠲之即已輸許對折二稅三十

二年十二月戊寅命下瞻叔乃疏駁白劄子於朝且言不願輸者皆豪強與士大夫之家請理納如故詔白契在戶下者許行首納仍依赦免其倍輸隆興元年四月丁卯時瞻叔已被章而德和入境遂檄郡凡三十年以前白契在戶下者悉放免之又截成都當輸總所折糴錢給民戶沈以元年五月到官瞻叔猶在蜀上上疏爭之且言虞允文以買馬職事疑臣張震付茹甲戶輸金甚多故二人以此囑介請下御史臺大理寺鞫實其實瞻叔以軍興用度不給因行一

切之政故議者非之其後所括錢朝廷悉取他用總司迄不能有也今蜀中田契錢諸縣既有定額大抵不能敷則以其錢均取其牙儈人甚苦之隆興二年十二月丙申詔吴挺買御前馬價錢於椿管白契税錢四百餘萬貫内取撥乾道元年五月辛未詔撥一百五十萬緡赴南庫二年二月壬寅又盡撥赴左藏

稱提錢

稱提錢者鄭亨仲爲四川宣撫副使爲之紹興十四年始命益梓利三路茶鹽酒課及租佃官田應輸錢引者每千

輸三十錢為鑄本於是三路每歲共得錢四十三萬一千六百九十道二百九十一文以其二十四萬七千緡為鑄本又得其贏餘十八萬緡有奇以助軍食之用至今不減

月椿錢 版帳錢

月椿錢者自紹興二年冬始是時淮南宣撫使韓世忠駐軍建康宰相呂元直朱藏一共議令江東漕臣月椿錢十萬緡以酒稅上供經制等錢應副其後江浙湖南

皆有之雖命以上供經制係省封樁等錢充其數然所
樁不能給十之一二故郡邑多横賦於民如江南之科
罰湖南之麯引在上者迄無禁之大為東南之患紹興
三年李泰發秉政為上言月樁錢害民而江東西尤甚
請損之遂命諸路漕臣均定如窠名不足取旨自朝廷
給降不得一毫及民（二月甲子）然不能大有所减十七年朝廷
既罷兵又命監司郡守將寛剩錢撥充月樁以寛民力
（八月己未）其後遂減江東西月樁錢二十七萬七千緡有奇

九月乙亥減徽信州各五萬有奇宜州五萬撫州二萬五千江州一萬筠州南康各六千臨江軍四千建昌軍二千皆有奇　十八年冬上又諭秦會之曰昨已減月椿錢要當盡罷會之即諭版曹李仲永以經制錢贍軍然月椿錢卒不能罷乾道中始減廣徳軍月椿錢千八百緡淳熙初又減桂陽軍萬二千緡光宗登極以月椿有數額太重去處令臺諫侍從同戸部長貳詳悉措畫閞春當議斟酌施行以寛民力其年用吏部尚書顔師魯等奏再減江浙諸郡月椿錢十六萬五千緡有奇袁州減二萬五千常

州減二萬吉州減七萬三千隆興府饒州各減萬五千信州減一萬撫州減七千贛州減六千七百五十二江池州廣德臨江建昌軍各減六千湖州減五千徽州南康軍各減四千興國軍減三千筠州南安軍各減二千

今東南月樁錢歲為緡錢猶三百九十餘萬又有版帳錢者軍興後諸邑皆有之而浙中為尤甚紹熙元年夏議者請令監司州郡寛屬縣無名之取以紓民力時朝請郎四明劉俣守岳陽會四縣版帳之額為二萬一千餘緡而無窠名者萬一千餘緡乃與提刑丁端叔漕判薛象先議取凡無名者盡蠲之舉一郡而言則其餘可

知矣又有餘郡未減者今猶存之

折估錢

折估錢者始自紹興初張遠為川陝宣撫使日供給闕外大軍之名也蓋諸軍月支正色米之外又有折支估錢者故以此名之其後衣賜犒賞供給芻豢之屬通以折估為名而其數浸廣矣鹽折估者取三路鹽引稅錢而供此折色也酒折估者取四路塲務坊店酒息錢而供此折色也故又以折估名之大凡一歲折估之入凡七百一十

餘萬緡其出一千二十八萬餘緡蓋以糴本經總諸色窠名助其費而糴買糧絹與夫搬運之費八百七十二萬餘緡不與焉諸雜費約九十萬緡又不與焉大抵蜀中之折估與浙江之月樁皆以贍軍得名其事相同名異但折估猶有鹽酒為之窠名而月樁乃曰著橫科尤為無藝為今之計要當如蜀中之法以鹽茶錢贍軍則月樁斯可免矣

免行錢

免行錢者創始於元豐推行於宣和廢罷於靖康紹興十一年以軍事未寧始令諸道量納四月丙子時川陜四路歲取免行錢至五十萬緡東南又倍之十七年既罷兵詔損三之一四月丙申十九年王大寶尚書守連州還言於上但免廣中新循等六州而已五月丁未二十五年曹泳在戸部言其所取苛細始盡罷之五月戊申隆興用兵後王自外還朝復以免行為請上批曰民不可擾難以施行翼日進呈上諭錢處和曰曹泳所行惟免行一事人至

今以為是今日豈可不依曹泳乾道元年七月辛亥遂不行

麴引錢

麴引錢者湖南路有之紹興間鄉村有吉凶聚會者聽人戶納錢買引於隣近酒戶寄造酒麴不得非理抑配法非不善也然時方用兵而數大軍月椿錢於諸路湖南諸郡兵火之餘賦入鮮少所椿不能供十之二其劉獬者知衡陽縣始令人戶買麴引以取月椿自是旁郡之邑皆效之後四年當紹興十八年之經界法行遂以

人戶田畝分為三等上等輸三千聽造酒十石中等二千造酒七石下等一千造酒三石最下輸五百文造二石若二石以下則例輸百三十錢皆隨夏秋稅送官自田二十畝而上無能免者汞州江西凋郡也其地西北與長沙接自初科月椿時漕臣韓球與郡守趙士瑗不叶所科偏重無所從出遂亦於麴引中取之每人戶稅錢一千則科二百文八十五陌凡為錢五千四百餘緡乾道三年王次長為湖南漕始請禁戢戶部莫如之何茀行

下依見行條法而已會乾道新書行删改紹興納錢買引舊令於是麴引錢暫罷施稍復行迄不能禁也四年湖南提刑鄭思恭又乞將衡山等八縣隨宜裁酌均於上三等户黄仲秉為副漕奏言本路三十八縣不皆待此而足歲計匱乏者獨十餘縣望朝廷稍減月樁之額以寛此十數縣之不足則麴引之禁可力行於一路之間而九州三十八縣之民皆被恵澤矣淳熈元年袁州言自乾道新書行月樁始大不足户部勘當欲權依紹

興舊法許之四年張定叟知袁州復奏江西始以稅額均月樁則一路皆輕而袁州獨重令復麴引以補月樁則一路皆無而袁州獨有既未能減月樁之重而反增麴引之征非所以示公於天下趙子直為小漕會本州所賣麴引之入歲為三萬緡令本州與漕司各認其半而麴引遂罷獨湖南如故予嘗論之今天下多有不可為之縣而未有不可為之州間有不可為之州而未有不可為之漕若長民使部者人人如定叟子直之心則

麴引之征真可免矣

身丁錢

身丁錢者東南淮浙湖廣等路皆有之自馬氏據湖南始取永道郴州桂陽軍茶陵縣民丁錢絹米麥嘉祐四年詔無業者與除放有業者減半然道州丁米每歲猶為二千石民甚苦之紹興五年守臣趙坦請以二分敷於田畝一分敷於民丁詔下其議漕司言如此則貧民每丁當輸二斗有奇乞盡敷於田畝言者以為太重請

損其一詺漕司相度四月甲辰六年樞密院檢詳王廸又請兩路丁錢隨田税帶納八月己亥不果行十四年知永州羅長源言於朝遂盡放湖南諸郡丁錢十月庚子然上供椿數則如故後十餘年楊良佐邦弼為漕乃奏除之江東諸郡丁口鹽錢者李氏有國日所創也蓋以泰州及靜海軍今通州鹽貨計口俵散收錢入官其後失淮南而臣不可得既又令折綿絹輸之民益以為病明道二年范文正公為江淮安撫乞會一路主戸以現在鹽價於春時

給鹽食用隨夏稅送納價錢奏可其後謂之蠶鹽者此也兩淮身丁錢者始未行鈔法前以歲計丁口官散蠶鹽丁給鹽一斗輸錢百六十六文謂之丁鹽錢皇祐中計民以紬絹依時直折納謂之丁絹自鈔既行之後鹽盡通商而民無所給每丁仍增錢三百六十文謂之丁身錢大觀中始令三丁納絹一疋當時絹錢未有倍費其物價益貴乃令每丁輸絹一丈綿一兩皆取於五等下戶民甚病之建炎三年詔以一半納絹一半納現錢

十一月丁未於是丁絹有二十四萬足綿百萬兩錢二十萬緡紹興初又用嚴守顏之言增得解人免丁錢三年四月甲午二十五年上命浙民之困特免丁絹錢綿一年以內府錢帛償戶部八月己丑乾道元年孝宗以兩浙歲澇又免災傷郡邑身丁錢十三萬七千緡絹十六萬三千足皆有奇二月癸卯惟臨安以駐驛所在每三年輒一下詔除之歲滿復然至開禧元年十二月御筆浙路身丁錢自今永與除免恩施浸溥矣先是紹興末呂公雅廣問為浙漕

司以湖州丁絹多所隱漏乃給甲帖付民戶俾自俳丁名得四十萬丁每丁為錢一千四百絹八疋有奇（三十一年四月丁未）明年守臣陳之茂因請折絹以五千為疋仍止歲額為定不以添丁而增賦詔皆可之（五月丁巳）自湖州以五丁科一疋矣未幾又增以七千為一疋乾道八年余處恭為烏程令請於朝乞以七丁科一疋曾欽道秉政奏行之自是為例兩淮丁錢者不知所從始乾道末詔民戶一丁充民兵者本名丁錢勿輸（七年八月丙辰）二廣丁錢

亦不知其所始廣西郡縣貧薄凡民間父祖年六十以上而身丁未成者亦行科納謂之掛丁錢紹熙初詔令本路監司約束二年郊赦申明大抵丁錢多偽國所掇予嘗謂唐之庸錢楊炎已均入二稅而後世差役復不免焉是力役之征已取其二也本朝王安石令民輸錢以免役而紹興以後所謂耆戶長保正雇錢復不給焉是取其三也合丁錢而論之力役之征葢取其四焉設有一邊事則免夫之令又不得免焉是取其五也孟子曰有布

縷之征有穀米之征有力役之征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今布縷之征有折税有和預四川路有給賞而東南有丁絹是布縷之征三也穀米之征有税米有義倉有糴川路謂之勸糴而斗面加耗之輸不與焉是穀粟之征亦三也通力役之征而輸之蓋用其十矣民安得不困乎予惡夫世之俗吏不知財賦本末源流顧以趣辦為能而撥其本也故詳録其事以待上問而岀焉

閩浙湖廣丁錢在國初歳為四十五萬緡大中祥符四年七月嘗除之後又復

僧道免丁錢

僧道士免丁錢者紹興十五年始取之（正月癸酉）自十五千至二千凡九等大率律院散僧丁五千禪寺僧舍觀道士散衆丁二千長老知觀知事法師有紫衣師號者皆次第增錢六字四字師號者又倍於是歳入緡錢約五十萬緡隸上供二十四年以紫衣師號不售乃詔律院有紫衣師號者輸錢視禪剎禪僧及宮觀道士有者輸丁錢一千三百有奇（八月癸巳）至今以為例初取免丁時立

法年六十以上及病癈殘疾者聽免後詔七十以上乃免之然今浙中諸大刹及都城道觀時多有旨免徭役科敷而州縣反以其額敷於民間大為人患

田四廂錢

田四廂錢者自紹興十三年春以護軍統制田晟始所部人馬隸馬司明年有旨令四川歲撥總制錢一百七十三萬餘緡紬絹四萬七千餘疋綿五萬四千餘兩赴鄂州十四年二月戊戌蓋此錢本供晟軍費故也二十九年軍

事將興乃以其十五萬緡四川應副增招軍兵歲計六月壬辰還二十一萬七月庚戌又增之益路二十萬利梓夔路通減五萬淳熙末又以其餘緡對減四川鹽酒重額十六年四月乙巳詳在經總制錢事中

市舶司本息

市舶司者祖宗時有之未廣也神宗時始分閩廣浙三路各置提舉官一員本錢亡慮千萬緡海貨上供者山積宣和後悉歸應奉建炎初李伯紀為相省其事歸轉運司明年夏復閩浙二司賜度牒直三十萬緡為博易

本元年七月已亥廢二年五月丁未復四年春復置廣司二月紹興二年廢閩司七月甲子尋併廣浙提舉官皆罷八月已而重廢復置其六年冬福建市舶司言自建炎二年至紹興四年收息錢九十八萬緡詔官其綱首十二年乙巳十四年命蕃商之以香藥至者十取其四十七年詔於沉香荳蔻龍腦之屬號細香藥者十取其一至紹興末兩舶司抽分及和買歲得息錢二百萬緡隷版漕然所謂乳香者戶部常以分數下諸路鬻之柳州當湖湘窮程限頗急宜章吏黃

谷射士李金數以此事受笞不堪命矣乾道元年春因嘯聚峒民作亂遂陷桂陽軍上命劉恭父為帥調鄂州兵討平之蓋利之所在害亦從此生可為理財者之戒

祠部度牒

祠部度牒治平四年冬始鬻之（長編云始於熙寧元年秋蓋誤）熙寧之直為百二十千渡江後增至二百千其後民間賤之止直三十千而已紹興初李仲永初入朝見上為上言今歲鬻度牒是失萬農也積而索之農幾盡矣非生財之

道上納其言十三年既罷兵遂不復鬻五月丙午久之復以其絶產隸其國養士二十一年九月丙午時王元龜尚書為國子司業復請收行上諭大臣曰大實殊未曉朕意人多以鬻度牒為利亦以延人主壽為言朕為人主且當事合天心而仁及生民自當享國長久如高齊蕭梁奉佛皆無益也僧徒不耕而食不蠶而衣無父子君臣之禮以死生禍福恐無知之民蠹教傷民莫此為甚豈宜廣也輔臣皆稱善然諸路僧尼猶有二十餘萬人女冠道士

萬餘人二十六年三月甲午明年遂詔換給不盡度牒皆歸禮部二十七年八月辛亥三十一年春朝廷聞金亮欲敗盟始放度牒增直為五百千二月戊午自後所放滋益多隆興初詔減為三百千因出度牒二萬鬻於江浙湖南福建計直六百萬緡期以一季州縣皆仰給於民民大以為擾二年三月周元特御史言於上乃損為二百五十千三月癸巳自辛巳調兵以後九年之間官鬻度牒至十二萬道有奇孝宗知之乃降詔權行住賣時乾道五年冬矣十二月庚寅明年春

遂增為四百千六年正月甲子淳熙初又增五十千四年七月戊辰明年夏詔四川度牒每道估川錢引八百千五年六月丁丑尋詔東南度牒如紹興之售九年五月辛未紹熙三年中書門下言亡僧道度牒申繳絶少顯有弊倖乃又增其直為八百千閏二月甲寅自淳熙後四川總領所歲得度牒六百六十一道以補還酒課蠲減之數三年六月甲申降旨而東南諸路委都司官給賞歲亦不下二千三百有奇以三十年計之是失十萬農也然僧道士有金錢而度牒不可得故

蜀中度牒官直千引而民間至千六百引云今總所對減酒課度牒僧徒已輸錢至嘉泰十五年今方嘉泰二年頃朱晦翁為浙東提舉遇饑歲亦請度牒於朝以備糴濟蓋自紹興以來已為緩急所仰不可復廢矣度牒初以黃紙五年易以絹七年又易以綾

東南軍儲數

東南軍儲始仰給於江湖轉漕紹興元年以寇盜多貢賦不繼始命戶部降本錢下江浙湖南和糴米以助軍

儲所謂本錢者或以官告或以度牒或以錢引數多不售而出納之際吏緣為姦人情大擾五年上在臨安久命廣東漕臣市米至閩閩中復募客舟赴行在十一年夏始分行在省倉為三界界每百五十萬斛凡民户白苗米南倉受之以廩宗室百官為上界次苗米北倉受之以給衛士及五軍為中界糙米東倉受之以給諸軍衛六月癸酉十八年户部奏免和糴而命三總領所置場糴之上大喜閏八月庚申舊制二浙江湖歲當發米四百六十

九萬斛二浙一百五十萬江東九十三萬江西二百十六萬湖南六十五萬湖北三十五萬至是欠一百萬斛有奇乃詔臨安平江府及淮東西湖廣三計司歲糴米百二十萬斛浙西七萬六十斛行在省倉上界六萬石中界五萬石下界二十五萬石三界外臨安府行在省倉塲二十萬石平江如之淮西十六萬五千湖廣淮東皆十五萬十八年閏八月甲子二十八年秋戶部遂請二浙江湖米權以見發三百六十七萬為解數從之比祖額二浙欠三十萬江東三十萬江西六萬湖南十萬湖北二十五萬九月壬申降旨時二浙以三十五萬斛折錢蓋綱米及糴塲歲收四百五十二

萬斛也舊川廣荆湖歲自運河漕綱至京庾每有淺阻之患三十年夏議者以建康之鄧步銀林自江達湖止遵陸二十里請於其地置轉般倉上命江東漕臣相度為之四月壬申然卒不果或謂經由湖中恐有飄失之患故但行運河云

四川軍糧數 闕上積糧數

四川軍糧歲用一百五十六萬餘斛其三萬餘斛歲收入二分稅子二萬五千斛興元府興洋階成利鳳西和州營田租十萬餘斛一百三十七萬

餘斛糴買關內七十八萬石關外六十萬餘石然糧道既遠水運頗勞紹興六年春吴涪王為宣撫副使命將取秦州必欲從陸運趙應祥為大漕執不可吴迄自為之兩川調夫運米十五萬斛至利州率費四十餘千而致一斛其冬吴復欲從陸運召諸路轉運使持戶籍至軍中邵澤民權宣撫副使獨曰今春立梁洋遺民負糧至秦州餓死十八九豈可再也且司已取蜀民運脚錢百五十萬其忍復使陸運乎既上疏立以便宜止之卒行水運自後席大

光胡丞公相繼入蜀率以水運為可行於是總領所委官就糴於沿流諸郡然民間不免受弊而糧亦不足十八年符行中為總領用其屬官李景孚之策景孚字紹祖開封人遵景之後貪酷吏也終於直祕閣知夔州就興利閬州置場聽客市責由是盡革前弊米運充足三十一年金帥合喜入寇王瞻叔調利路夫六萬七千人自魚關負糧至鳳州人持七斗米興元二萬夫巴蓬利各四千夫文龍成各四千五百夫階州二千夫舊民夫裹糧自備至是始給之自魚關至鳳州百八十里往來六日程日給米二升然民間一夫

之費猶數十千又多道死者乾道初王聖錫帥蜀請優恤之漕司人給三千應用度牒八百上命以三千予之（二年正月甲子）乾道初虞雍公自宣撫使還朝為右僕射上問西邊積糧之數虞公奏臣離蜀時近八十萬斛（乾道五年春）當紹興初關外四郡多不耕之田故多從諸軍於內郡以就糧如守邊之兵必就食於內郡之水運其後四十年內耕墾遍野粒米狼戾有司不時措置就糴至辛巳用兵王之望調利路兵丁夫運米一夫之費至七八十千

民力告竭又丁夫多死於道者臣始至宣司即邊地措置和糴不惟省內郡水運而邊頭漸有儲蓄矣亦聞王炎委孫叔豹增糴王八明以樞密使代為宣撫但近日移兵戍黑谷等處食者既衆或一不熟仰食此米必無贏餘一日邊事起當有辛巳調夫之患上曰然卿宜將此意諭王炎令廣作措置其後至淳熙中西邊乃有積糧一百一十餘萬斛云在魚關階城西和鳳興洋利金州興元府大安府十一處貯之自符行中於利閬等州置糴場募商人載兩川米入中其在閬州者泛

嘉陵而上至利州又自利州運至魚關官不勝其費又多亡失者紹興末楊嗣勲總計始用屬官井研陳厚議廢閬州糴場令商人徑至利州及魚關仍優其直公私便之

行在諸軍馬草

行在諸軍馬草每年計三百六十萬數每束戸部降本錢百文下浙漕司於諸州收買其十六萬緡以榷貨務見錢關子二十萬緡以本部窠名錢科降紹興三十年

殿前司既獻酒坊一百六十五戶部因請以其淨息錢三十六萬緡專充馬草本錢而以遞年合降本錢收糴馬料從之（四月辛未）大抵馬草料錢七十餘萬

關上諸軍馬料

關上諸軍馬料舊於沿流諸州和糴然實以等第分科為始紹熙五年馮震武傳之總計始自置場糴買歲用大麥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斛明年夏請權免和糴馬料一年許之令西邊有積料二十餘萬斛蓋備軍興

非歲計所常用

都下馬料淮浙江東沙田蘆場本末

都下馬料舊以其數和糴於民紹興二十七年冬言者謂江浙間沙田蘆塲為人冐占歲失官課至多時年春詔遣戸部郎中莫濟子同三路漕臣按視將以其租為馬料之費二十八年正月癸未時葉審言為御史上言陛下初欲免歲糴馬料為國便民然三路遼遠使者豈能盡行必有强增其數以希進者於有力之家無加損而害及貧

民慮致逃移坐失稅額因極論之始浙漕使趙清卿獻議欲盡行沙田入官隨其肥瘠高下輕立租課就令見佃火客耕種如形勢之家尚敢占吞具名取旨事既行二十七年十二月乙未而或不以為便乃令見占人且行管佃淨認租課故審言論之尋詔第三等以下戶更不一例根括二十八年二月辛丑後數年又詔淮東人戶檢尋契要未備可限半年五月庚戌俄特與放免五月丁丑後月餘復命并浙西江東官戶千畝民戶二千畝以下放免餘並依元旨增六月

甲寅時福建江海之濵亦有新出沙田户部聞之遽下常平司出賣而殿院任信儒以為此皆民間自偹錢本興修數年之間償費未足望少寬之乃止二十五年五月甲寅其後淮東浙西江東三路沙田蘆場之籍總二百八十萬畝有竒凡為沙田則起催小麥米絲餘田則起催荳麥絲麻蘆場則起催柴蘆科民間以為擾訴訟不絶方務德滋守京口五疏論之孝宗問大臣此事或以為可取或以為可損陳魯公曰君子小人各從其類小人樂

於生事不惜為歛怨君子務存大體惟恐有傷仁政此所以不同上曰然乃詔沙蘆田塲指揮更不施行三十二年冬也十一月庚戌得旨 乾道元年秋幹辦皇城司梁俊彦復獻議乞以官民請買之田立稅請佃之田立租乃詔淮東西給頌張津楊倓同三路漕臣措置而俊彦總制之葉子昂秉政深不以謂然而弗能止也俊彦等乞沙田折納米沙地及蘆塲並紐折現錢從之七月丙寅置措置官田所九月丙子申請折納錢米 六年春始立稅租數目自一分至三分已業

沙田所得花利每米一石於十分内以一分立租蘆場花利紐錢一貫於十分内以一分五釐立租其租田沙田即立租二分蘆場立租三分二月己酉也凡為錢六十萬七千七十餘緡詔並赴南庫送納七月癸未八月秋言者以為向來措置之初止為有力之家侵耕冒占而奉行之際乃并人户租産口業一槩打量加立新租數倍人户有逃移者乃詔已業蘆場草地所納賦税並減五釐租佃與減一分七月甲戌先是𢿱提領官田所至是併户部焉

建炎雜記甲集卷十五